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一回 妙轉玄機故人念舊 喜出望外嗣子奔喪

我佛山人提起筆來，要在所撰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之後，續出這部《近十年之怪現狀》，不能不向閱者諸君先行表白一翻。前書借了九死一生、死裡逃生兩個別名，及一個窮漢，開頭做了一篇楔子，以後全部書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筆記，用一個「我」字代了姓名，直到全書告終。雖然表出那窮漢便是文述農，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曉，累得看書的人猜三度四，這啞謎兒未免太惡作劇了。我如今既然要續撰，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錄白出來，抒一抒諸君的悶氣。那九死一生姓餘，名嗣翱，表字有聲，向來跟著吳繼之做生意，長江下上，蘇、杭二州、南北各省，都設有字號，這年接二連三倒了下來，鬧得餘有聲十分狼狽。恰好文述農也走到窮途，餘有聲便匆匆把一部筆記交給文述農，托他代為設法行世，自己便附了輪船，回到家鄉去了（家鄉是何處，仍未表明，只怕還是啞謎兒）。

在家鄉伏處了幾年，日子過的漸覺拮据；吳繼之此時也是中落之家，不像從前的裕如了。有聲株守得不耐煩，便稟過母親，仍是向吳繼之處商湊了盤纏，附了輪船，走到上海，打算碰碰機會，或者可以謀個館地，以為餬口之計。此時謙益棧已經閉歇了，就在嘉記弄口泰安棧住下。真是人情冷暖，今昔迥殊；到外面看了兩個舊交，都是落落寡寡的，有聲也不免暗暗惆悵。

偶然想起一個人來，這個人姓伊，表字紫旒，從前曾經借過有聲一百元洋銀的，聞得他現在有了個文報局的差事，光景還好。此時有聲旅況蕭條，未免人窮思舊債，便走到文報局去打聽紫旒公館住處，尋訪前去。紫旒聽說有聲到了，便連忙從樓上下來，彼此相見，照例敘過契闊。有聲先說了出外謀館的話，正要開口問他舊欠，紫旒先說道：「兄弟近來運氣真是壞極，從去年八月病到此刻，渾身骨節酸痛，舉動諸多不便，加以連年欠負，債主日日上門，真是鬧得頭暈目眩。文報局裡幾兩銀子，還夠不上利錢。」說著，在身邊掏出一個小小皮夾子來，在皮夾子裡取出一張當了五十六千錢的當票給有聲看道：「閣下請看，這是今天才當的。那些無情的債主，他來了便不肯走，無論多少，總要逼出點才去，所以兄弟近來覺得總沒有生趣了。」有聲見他如此，倒不便開口，稍為坐了一會，便辭了出來。

一路上垂頭喪氣，猛然想起，我何不去找文述農呢？述農自從那年失意回來，家中又遇了一場火，此刻不知怎樣了，尋見了他，好歹總有個商量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坐車到了城門口，進城走到了也是園濱。一個人心緒惡劣，便有許多想不列的地方，有聲直等到了也是園濱，才想起述農房子已經燒了的，從何找起呢？無奈只得在就近的店家去打聽，喜得一問便問著了。

原來述農這幾年裡頭，已經設法把房子造起兩間，雖然未算得恢復舊業，卻也不至於棲身無地了。聽說有聲訪到，不勝之喜，彼此痛敘了一番別後景況，述農便約了有聲，仍舊出城，到酒店裡吃了兩壺酒，天氣已是晚將下來。述農道：「你幾年沒到上海了，我一向也悶在家裡，從不出城，我們吃過了酒，去看戲罷。上海近來開了一家髦兒戲館，聽說很有幾個好腳色。」

有聲到了幾天，一無所遇，心中正自煩悶，也想借此排遣胸中悶氣，便答應了。

兩人便出了酒店，回到戲園裡去。正廳前三排都已經被人定去了，述農、有聲便在第四排當中坐下。此時戲已演到第二出。過了一會，只見按目（上海戲館專司招待看客者之稱）引了一群人到第三排坐下，內中一個卻是伊紫旒。紫旒只管招呼朋友，卻不見有聲，有聲卻看得他十分清楚，不過心煩意悶，懶得招呼罷了。第五齣戲，戲單上排的本來是《紡棉花》，忽然改了一出《賣胭脂》，有聲向台上一看，見掛了一扇牌子，才知道是被別人點了的。正要和述農說話，忽聽得前座的伊紫旒狂呼叫好，回眼看時，只見他還不住的手舞足蹈呢。旁邊同坐的一個人，對紫旒說道：「紫翁真會辦差，這一身衣服實在配身得很。」又一個說道：「等回來掛出那帳簷，還要光怪陸離呢。」那一個道：「不知統共化了多少錢？」紫旒道：「三件東西，一百六十元。」說時，又叫了兩聲「好」！便有一個按目走到紫旒跟前，彎著腰說了幾句話，紫旒便交給他一包東西。那按目拿到戲台邊往上一摔，忽聽得豁拉一聲響，原來是一包洋錢，散滿戲台，大約有五、六十元之譜。有聲看在眼裡，笑在心裡。

等到戲散之後，夜色已深，述農進城不便，索性到館子裡吃了點心，回到泰安棧安歇。有聲談起紫旒的事，述農道，「我只管看戲看出了神，卻不曾留心。紫旒我也認得的，聽說他近來鬧得很呢！」有聲道：「現成我看見他的當票，未見得鬧到那裡去。」述農道：「姑勿論他鬧不鬧，欠債還錢，總是應該的，你明日便老實向他討去，總不能他當了東西便可以還不還債的。」有聲點頭稱是。當下談了一會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述農盤桓了半天，仍舊進城。有聲便依了述農的話，仍去訪紫旒。紫旒見了有聲，便眉花眼笑的說道：「兄弟還沒有去回候，閣下倒又屈駕了。我恰好有一件事情要和閣下商量，閣下不要見棄。我這是念舊的話，差不多的朋友，我也不多這個事。現在有個朋友，在這裡辦山東金礦的事，正要請一位朋友幫忙，不知閣下可肯屈就？」有聲道：「我這回出門，本來為的是謀事，既承推薦，感激不盡。」紫旒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回來就去通知敵友，再過來奉請。」有聲聽了這幾句話，又是開口不得，坐了一會，只得別去。紫旒道：「我也不敢奉留，也要去看我敵友去了。」說罷一同出門，彼此分路。

紫旒便去看他的朋友喬子遷去了。

原來這喬子遷是江蘇的一個世家，祖上都在外做官，他的父親是一個江西知府，早年已經亡故。哥哥喬子守，是個一榜，服闋之後，遇了大挑，挑在一等，仍舊指了江西省候補去了。

子遷向來出繼與他伯父喬木。這喬木，本是山東的一個候補老州縣，很署過兩回大缺，五十多歲上斷了弦，沒有兒子，因向兄弟商通，把姪兒子遷承繼過來，以後便打算不續弦、不納妾了。子遷到得山東，便是少爺，終日在外胡鬧，甚麼鵲華橋、大明湖（濟南遊宴之地），沒有一天沒他的足跡。喬木氣的了不得，便把他驅逐回南。又過了十多年，喬木年紀過高，便嗚呼哀哉了。濟南的同鄉官看見他身邊沒有親丁，一面代為買棺盛殮，一面將衣箱什物封存，一面打電報到南邊來，叫子遷趕緊去。

卻說子遷自從被逐回南，便終日在上海流離浪蕩，結識的朋友不少，卻沒有幾個是正經的。幾年下來，鬧了個一貧如洗，告貸無門，親戚朋友都漸漸的厭惡他起來了。只有一个人，是他莫逆之交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北誠信鴉片煙館的堂信李老三。

原來子遷吃上了鴉片，天天到北誠信開燈，久而久之，便與這堂信李老三相熟了。從子遷窮下來之後，人人見了他，都是遠而避之的，倒是老三有時候三角、有時候兩角的借給他。

那幾天正是山窮水盡的時候，忽然接了濟南電報，說是繼父死了，不覺喜出望外，連忙走到北誠信開了一隻燈，和老三商量說：「我這回到山東，偌大的一份家財都是我的，只是此刻怎麼張羅幾個盤纏去呢？」老三躊躇了半晌道：「不知要多少洋錢才夠呢？」子遷道：「有五、六十元也夠了。」老三道：

「那裡要得許多？」子遷道：「別人或者不消，你知道我的一切鋪蓋行李都要置辦起來，豈不是要多費些麼？」老三又沉吟半晌道：「我這裡押櫃洋錢是有五十元，只是起了出來，我的生意也就要歇了。」子遷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不要緊，你便辭了此處，和我一起到山東去。」老三道：「兩個人去，盤纏又要多了。」子遷聽說，便頓住了口，搓手頓足。老三道：

「喬先生，你且在這裡等一等，我去找一個朋友商量。」說罷，徑自去了。子遷躺在煙鋪上，過足了癮，又多吃了二錢煙，還不見老三回來；直等到天色黑將下來，各堂信都吃過晚飯，老三方才來了。說道：「喬先生，我依你跟你到山東去，不知要多少盤纏？」子遷想了一想道：「至少只怕也要一百，就是不要一百，也要八、九十的了。」老三道：「我已經去和幾個朋友商量過，統共湊了三十八元。連這裡押櫃五十元，有了八十八元了，我們就準定這樣辦吧。」子遷道：「如此好極了。但不知這裡押櫃的，幾時可以取得出？」老三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一兩天就有的。我們先置辦東西去吧。」於是托了別個堂信代他照應，自己卻和子遷出來，到各處買了些鋪蓋行李等東西。

當日老三便向東家辭工，取回了押櫃，當真的跟子遷到山東濟南府去了。

子遷到得濟南，入了繼父公館，不免對了靈柩假意的也要蹙蹙號叫了兩聲，然後對各同鄉老前輩叩過孝頭，一面成服。

就在苦次開燈，仍舊叫老三代他燒煙，一同躺在苦次，在旁人看見，倒像有兩個孝子一般。子遷停頓過半天，便有代理後事的同鄉，把封鎖的箱籠等件，一一點交。子遷謝過了，便打開來逐件檢點。大約喬老頭子剩下的產業及現錢，不下二、三萬金，便連公館房子也是自己買下的。

一場喪事辦過之後，子遷便留在山東，仍舊是闊天闊地的舉動，又和老三置了上等衣服，待如上賓，家人們都稱呼他李師爺。兩個人一對兒出去，一對兒回家，鬧了兩年，把老人家遺產鬧了一半。因為公館房子太大，自己住不了，便分租了幾間與別人。那來租的，卻是一個廣東人，招了股分，去招遠一帶開金礦的，帶來的礦石樣子不少，一桶一桶的都堆在院子裡。

被老三看見了，便計上心來，到了夜靜時，便親自動手，偷了三四桶進來，子遷笑問道：「你要他這個做甚麼？」老三道：

「我看你終年在這濟南府混不出甚麼道理來，我們不如仍回上海。」說罷，又附耳說了如此如此。子遷大喜，便即日將各種產業變了現銀，就是那公館房子也賣了，只說運柩回籍安葬，向各同鄉處辭過行，帶了靈柩，僱船到了煙台，附著輪船仍回上海。

把棺材寄到蘇州會館，卻在大馬路鴻仁裡租了一所三樓三底房子，置備傢伙住下。在門口掛了一扇「奏辦山東金礦局」